

陈占元晚年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17.2

108

2006

陈占元晚年文集

陈占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占元晚年文集/陈占元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02-005531-1

I. 陈… II. 陈… III. ①陈占元-文集-②翻译-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1917 号

责任编辑:闫海苹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王景林

陈占元晚年文集

Chen Zhang Yuan Wan Nian Wen Ji

陈占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5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5531-1

定价 25.00 元



晚年陈占元



陈占元、郑学诗伉俪



陈占元与朱光潜
奚今吾夫妇



陈占元与冯至(前排右二)、田德望(左一)等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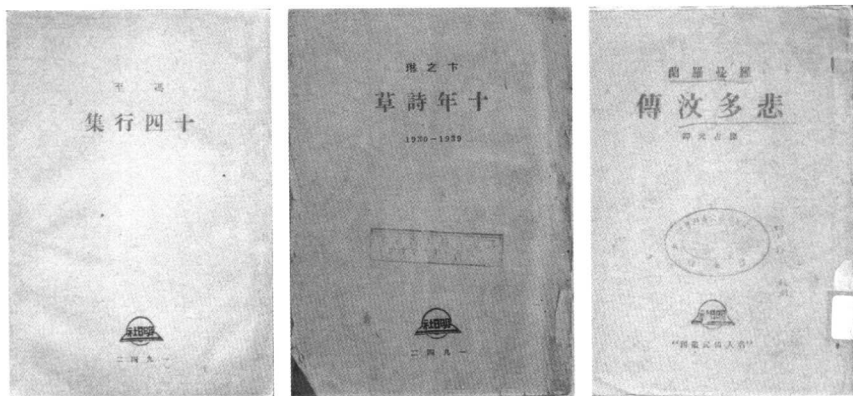
元见

谢谢你信，对你的照应，我提起在香港和桂林过的那些日子。我也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我长期生病，忙得团团转，想说的都写不出来。勉强拿一支破笔，能写几行就算几行。说实话，我是用友情写出来的。我没有忘记你，也不会忘记你。请保重，就健康长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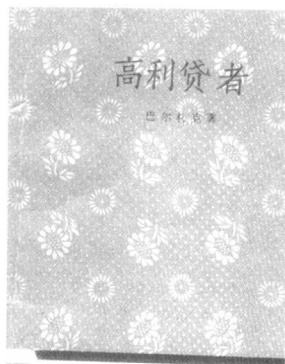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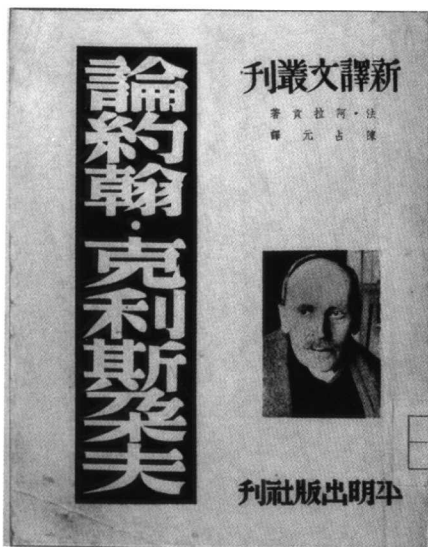
巴金 九九年一月十日



1934年—1937年,鲁迅与茅盾在上海创办《译文》月刊。从《译文》创刊到停刊,陈占元陆续为该刊供稿,共有《歌德论》等八篇译作



1940年—1944年,陈占元创办了明日社(先在香港,后在桂林),先后出版了卞之琳、冯至、梁宗岱等人以及他本人的作(译)品约二十余部



陳占元部分譯著

序

余 中 先

这是陈占元先生的一部晚年作品集,分三大部分:一是翻译作品,二是论文评述,三是回忆文章。大致集中了先生晚年的工作成果,也多少反映了先生学术生涯的特点。

陈占元先生在翻译方面做的工作可说是持续了一辈子。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应友人黎烈文的邀请,为鲁迅、茅盾等艰辛创办的《译文》杂志翻译了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其后,还为商务印书馆译书。当时所译的法国作家有巴尔扎克、蒙田、纪德、柏格森、罗兰、阿拉贡、圣狄舒贝里等。抗战期间创办明日社这一阶段,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翻译。50年代,他的不少翻译在北京出版,到80年代,他又有一些新的译品问世。

陈先生后来的翻译工作,据他自己说,是把翻译和研究结合起来做的,也就是说,翻译的作品大多限于自己所研究的作家、文学现象。这个集子中出现的狄德罗、巴尔扎克、纪德、圣狄舒贝里都是陈先生出于兴趣爱好而研究的对象。

其实,陈占元晚年的翻译还不局限于自己研究的范围,除了狄德罗、巴尔扎克、纪德等研究范围的作家之外,他还翻译了罗马尼亚裔作家西奥朗等人的作品,当然,那时候,西奥朗兴许也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了。

陈占元先生做翻译很是认真,往往是改了又改。例如,这个集

子中的《〈人间喜剧〉前言》一篇，就是他在 50 年代发表的，但到 80 年代又修改了多处。每次改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还在“进步”。而《安德烈·纪德谈话录》这一篇，是先生在八十八岁高龄时着手翻译的，孜孜不倦地工作到九十岁时才完成初稿，还坚持自己审校，只可惜力不从心，去世后由后辈才俊完成校对。

陈占元先生写的研究文章大都深入浅出，可以见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这里的一篇《巴尔扎克论维克多·雨果》就是个例子。当时（1985 年）为纪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个学术研讨会，陈占元先生就“巴尔扎克与雨果的关系”为题，用法语发表了一个演讲，得到了法国专家的好评。李赋宁先生读了陈先生的这篇论文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论文“给我很大启发，教导我如何把文学史、文学掌故和文学批评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有趣，有血有肉，而且骨骼分明”。

陈占元先生不爱那种“新八股腔”很重的论文套式，什么点题，大标题套小标题，一概没有，而是娓娓道来，文字浅显，道理深刻。他的文章中，虽然引用外国作家的语句时往往没有版本、日期等目前论文的规范因素，但引用他人的译文却一一严格注明。想必是为了尊重他人的劳动和版权。

记得，陈占元先生晚年做学问的同时，常常读一些法国新出版的东西，内容似乎很杂，似乎没什么系统。我想，这是他兴趣广博的习惯使然，也是他触类旁通的因与果。

我每次去他家，总见到他的书桌上放有近期出版的法文书刊。他常常选读其中的文章、访谈，有时候，还能见他翻译或摘录其中的奇文妙语，以备研究和写作之用。记得，有一次，在他的书桌上见到法国《文学杂志》的西奥朗专号，我当时很纳闷，不知道这位西奥朗何许人也。于是陈先生告诉我说，西奥朗，罗马尼亚人，用法语写作，写得比一般法国人还要好。约二十年之后，陈占元先生翻译的西奥朗的一篇文章《瓦莱里面对他的偶像》发表在了我主编的

《世界文学》“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专号”(2003年第4期)上。想来,二十年后发表的译文,跟我当年在先生书桌上见到的法国报刊,应该有着必然的联系吧。

当年,北京大学西语系图书资料室最常见的阅读借书人之一就是陈先生。常常有这样的事,当你问管理员,某某新期刊怎么见不到,她就会说,是陈占元先生借走了。而据说,她(们)还常常把新到的报纸期刊专门为陈先生留着,供他随时来借阅。

陈占元先生是很有资格写一些回忆文章的。因为他从事文学工作的资格摆在那里,他的交际摆在那里,往年的陈事假如写出来,可能就是新文学史上的宝贵资料。但他没有写什么。这显然是先生为人十分谦和、低调的缘故。他是根本不会吹嘘自己的,见到名和利的东西就自觉地往后退。陈先生生平中的一些经历,若换了某些别人,简直就是吹嘘的巨大资本,如: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上学时,他与廖承志住隔壁寝室,但在回忆文章中,他谈的却是再隔壁的老师兼朋友刘思慕;再如,30年代回国后为鲁迅、茅盾的杂志撰文译稿,《译文》停刊后,鲁迅给他们几个为《译文》撰稿者赠送《引玉集》,并附有致谢的信,他也从不挂在嘴上说;又如: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大后方的香港和桂林办了明日出版社和《明日文艺》,出版了冯至、卞之琳、梁宗岱、李广田等人的不少作品,但许多人只知道有明日出版社,却不知道有陈占元先生,恰恰是他不事张扬的为人所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在香港和桂林与巴金共事,来往频繁,别离后常年通信问候,有机会还不忘探望,但陈先生对这一朋友关系也从来不向外人提起,生怕沾光。解放初,陈先生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住在沙滩中老胡同32号,那是北大教授的宿舍,同住在那里的有朱光潜、沈从文、贺麟、冯至、袁家骅、闻家骅等人,我是从别人那里读到过回忆这些教授在那里的生活情况,却没有看到陈先生的有关文字。

现在,即便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知道陈占元先生名字和作

品的人恐怕也不多了,但想当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们西语系的学生第一次由本科生报考研究生时,带研究生的四大教授就有陈占元先生,其他三位为郭麟阁、齐香、梁佩贞。我也正是在那时,有两年时间跟着陈先生做论文(1983—1984)。后来,为我出国的事情还找他写过推荐信。在北京大学开文学专题讨论会时,也碰过几次面。

这一次,先生的女儿陈莹老师与我联系,商谈出版陈占元先生遗稿的事宜,我是很愿意做些读与写的事情的。在审读和写序的过程中,我再次领略了先生的风范,受益不浅。回想起来,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陈占元先生默默地辛勤耕耘,在翻译、编辑、出版、评论、教学、写作方面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君子不言,文字为证。

突然,记起了二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为纪念鲁迅和茅盾创办的《译文》杂志五十周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起开了一个座谈会。其间,工作人员捧上一个从北京饭店订的大蛋糕,请资格最老的教授来切第一刀,众人推举陈占元先生来切,弄得谦谦君子手足无措。不过,当时陈占元先生还是当着胡绳、萧乾、唐弢、杨周翰、罗大冈、戈宝权等人的面,切下了第一刀。

现在回想起来,陈占元先生确实是有资格切这第一刀的,毕竟,他当年的同事,是鲁迅、黎烈文、巴金、黄源等人啊。

目 录

序	余中先(1)
---------	--------

译 文

《人间喜剧》前言	巴尔扎克(1)
《夏娃的女儿》和《玛西米拉·道尼》初版序言	巴尔扎克(20)
老峨斐	罗曼·罗兰(32)
记安德烈·纪德	洛哲·马丹·杜·嘉(48)
安德烈·纪德谈话录	让·昂洛许(111)
瓦莱里面对他的偶像	西奥朗(240)
戈雅	斯塔洛宾斯基(256)
论翻译	安德烈·纪德(265)

文 论

巴尔扎克和雨果	(270)
纪德和他的小说	(286)
圣狄舒贝里和他的《夜航》	(301)
艺术评论家狄德罗	(311)
有关《恶之花》	(334)
有关法国文学的几点意见	(339)

散文杂记

重访巴黎	(341)
梁宗岱和雨果	(367)
深切的忆念	
——回忆思慕	(375)
学习、伙伴、翻译	(379)
生平小传	(391)
 附：陈占元翻译作品目录摘要	 (393)
 后记	 陈莹 陈谦 陈卓(396)

译 文

《人间喜剧》前言

巴尔扎克

当我把一部动笔快有十三年的作品命名为《人间喜剧》的时候,必须说出它的思想,讲述它的起源,简略说明它的计划,尽力使自己像是局外人那样谈这件事情。这件事不像读者想象的那么困难。作品不多使人自视甚高,大量劳动使人虚怀若谷。这种见解说明了高乃依、莫里哀^①和别的大作家为什么那样估价他们的作品;要比美他们的精心杰作虽不可能,但在这种感情上效法他们是可以的。

《人间喜剧》这个意念在我心里起先像一个美梦,像一种无法实现的计划,我对它反复思量,又让它飘然远引;又像一个幻影,它微笑,露出一副女性的脸庞,又马上展翼振翅,飞回奇幻的太空。可是这个幻影,也如许多幻影一样,却变为现实,它有它的戒律和

①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法国十七世纪大悲剧作家,他奠定了法国古典戏剧的基础。

莫里哀(Molière),原名若望——巴提斯特·包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最大的喜剧作家。

专横的强制手段,非听从它不可。

这个意念是从比较人类和兽类得来的。

如果以为前些日子轰动一时的居维埃和乔夫华·圣—伊莱尔^①的论争是以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为依据的话,那就错了。“统一类型”曾以别的名目成为过去二百年间最伟大的思想家探索的对象。当我重读像斯维登堡、圣马丹^②等探讨科学与无限的关系的神秘论作家多么不平凡的著作,和像莱卜尼兹、贝丰、夏尔·波奈^③等自然科学界奇才的著作的时候,在莱卜尼兹的原子论、贝丰的有机分子论、尼特海姆^④的生命机能力说,在1760年写过:“动物和植物一样生长”的思想颇为奇拔的夏尔·波奈的类似部分接合说里面,找到了“统一类型”所依据的“同类相求”这个美好法则的初步概念。只有一种动物。造物主只使用了单独一个同样的模子来创造一切有机存在物。动物是在它生长的环境中形成它的外形,或者说得确切些,形成它的外形的种种差异的一种根源。动物类别就由于这些差异而产生。再说,这种学说与我们对神力的想法相一致,提出这种学说并予以支持的正是在那门高深的科学问题上战胜了居维埃的乔夫华·圣—伊莱尔不朽的

① 居维埃(Georges Cuvier, 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

乔夫华·圣—伊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 1772—1844),法国博物学家。他第一次在法国讲授动物学。他建立了胚胎学。

他们的论争发生在1830年。

② 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瑞典神秘论者。

圣马丹(Louis-Claude de Saint-Martin, 1748—1803),法国神秘论者。

③ 莱卜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

贝丰(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法国著名博物学家。

夏尔·波奈(Charles Bonnet, 1720—1793),瑞士博物学家。

④ 尼特海姆(Jean Tuberville Needham, 1713—1781),英国物理学家。